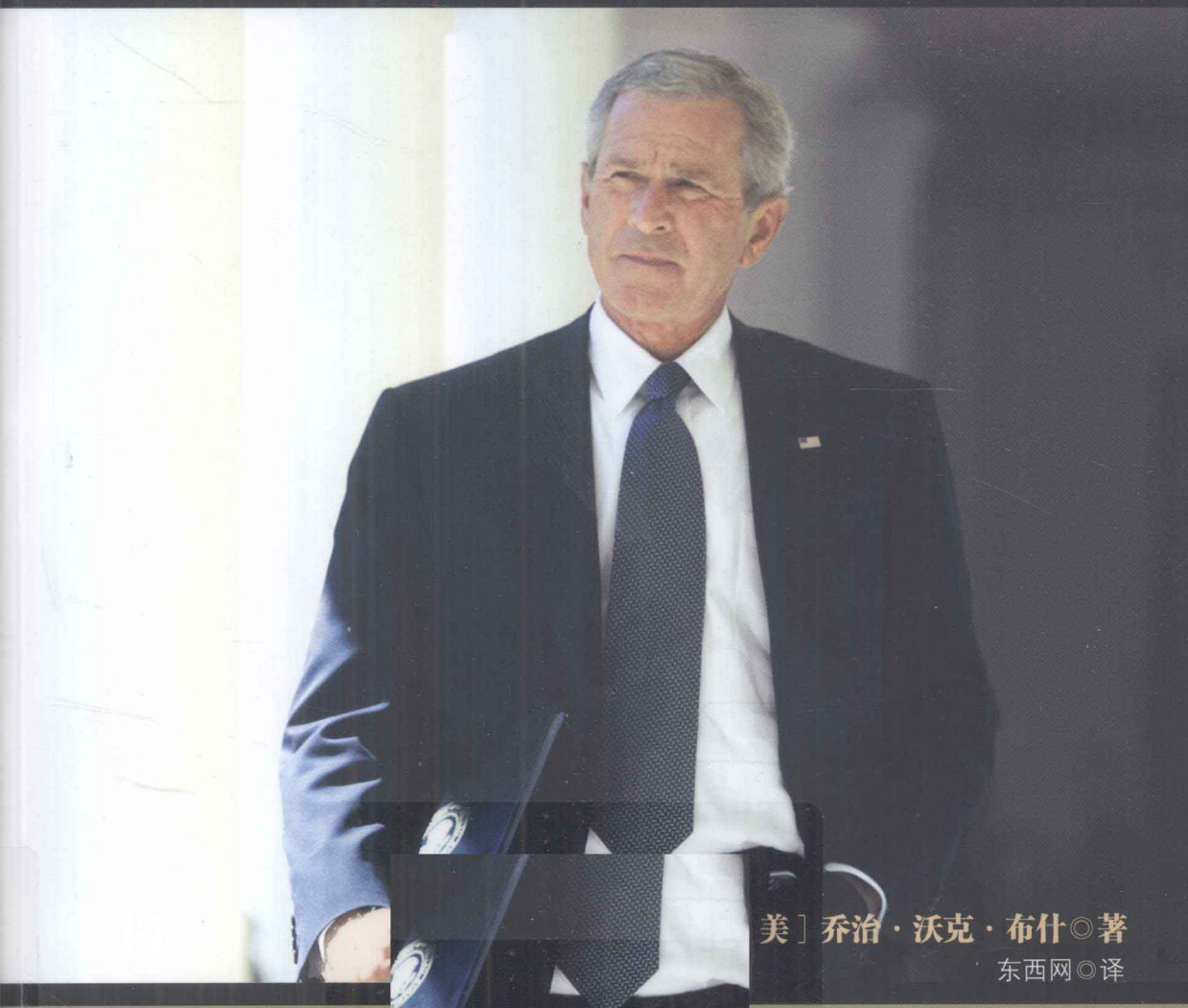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



美] 乔治·沃克·布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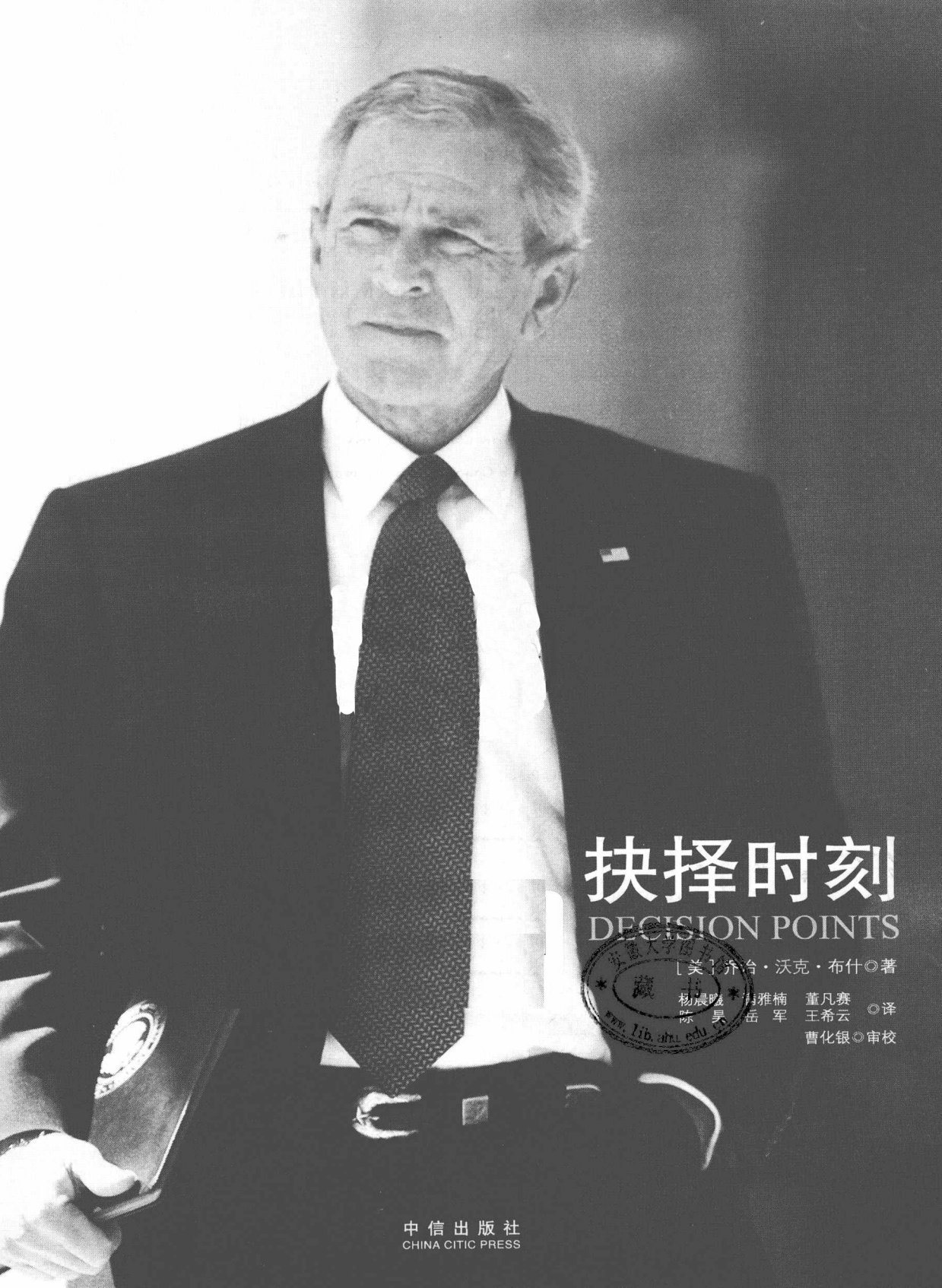
东西网◎译

抉择时刻

DECISION POINTS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抉择时刻

DECISION POINTS

[美] 乔治·沃克·布什◎著

杨晨曦 陈昊 海雅楠 岳军 董凡赛 王希云 曹化银◎译校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抉择时刻/ (美) 布什 (Bush, J. W.) 著; 东西网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8

书名原文: Decision Points

ISBN 978 - 7 - 5086 - 2868 - 4

I. 抉… II. ①布… ②东… III. 布什, J. W. - 回忆录 IV. K837. 1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2493 号

Decision Points by George W. Bush

Copyright © 2010 by George W. Bus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抉择时刻: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

JUEZE SHIKE

著 者: (美) 乔治·沃克·布什

译 者: 东西网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彩 插: 32 页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 - 2011 - 1037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6 - 2868 - 4/K · 19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 - 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 - 84849000

执 政末年，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应该撰写一本回忆录。在卡尔·罗夫的引荐下，我会见了十几位知名历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说我
有义务撰写，我有必要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视角，记录我的总统生涯。

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杰伊·威尼克（Jay Winik）问我：“你看过《阿波罗 13》这部电影吗？宇航员们成功返回地球的历史结局在美国无人不晓，但是人们却急切地想去看这部电影，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化险为夷的。”^①

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推荐我去阅读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的回忆录。通读全书，我发现格兰特果然利用了他独特的视角去诠释美国内战的历史。在书中，他引用了各种逸闻趣事，忠实再现了他在南北战争时期的传奇经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著作能够经久不衰，被后人奉为经典。

我打算参照格兰特回忆录的写作手法，不对我的人生或总统生涯作详尽无遗的记述，而以总统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切入点，讲述我在白宫的日子。作为一名总统，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决策。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重大决定或者

^① 在历史上，阿波罗 13 号（Apollo 13）是阿波罗计划（Project Apollo）中的第三次载人登月任务，发射后两天发生险情，但宇航员们仍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返回地球。——译者注

一系列相关决定展开阐述，因此本书的行文结构是按主题划分，而非时间顺序。我在书中并没有把所有重要的工作拿来逐一讲述，许多勤勤恳恳的内阁成员和白宫幕僚也只是在书中一笔带过，或者没有提到，然而我仍非常珍视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杰出贡献，我永远心存感激。

我写此书的目的是有两个。第一，我希望绘制一幅历史画卷，展现 8 年的总统之路。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任总统，给我们的是非功过做出定性结论，我认为都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将归于平淡，结果将自有分晓，学者们也将进行多重比较。但愿此书能够供研究这段美国历史的人做参考之用。第二，我希望利用此书，读者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了解在复杂的环境下决策是如何做出的。送到总统办公桌前的许多待定问题都异常棘手，难以取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各种选择之间权衡，遵循了哪些原则。我希望这能帮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我为何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那样的决策。或许这也对大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些许帮助。

《抉择时刻》一书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主。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把自己的记述与政府文件、同期记录、个人采访、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进行核对，这些资料中有部分仍属机密信息。鉴于有些事情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因此书中若有失实之处，责任在我。

在随后的文章中，我尽我所能描述了我做出的那些正确决定和错误决定，并反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如何重新选择。当然，身为总统，我没有回头路可走。面对复杂的时局，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并接受最终的结果。8 年来，在白宫的日日夜夜，我都遵循着这项做事原则。担任美国总统是我毕生的荣耀，感谢读者们给予我此次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序 言 / V

第一章

戒除酒瘾 / 001

第二章

竞选总统 / 035

第三章

组建内阁 / 063

第四章

干细胞 / 099

第五章

开火日 / 119

第六章

战争状态 / 143

第七章

阿富汗 / 171

第八章

伊拉克 / 207

第九章

领导 / 251

第十章

卡特里娜飓风 / 287

第十一章

拉撒路效应 / 311

第十二章

增兵伊拉克 / 333

第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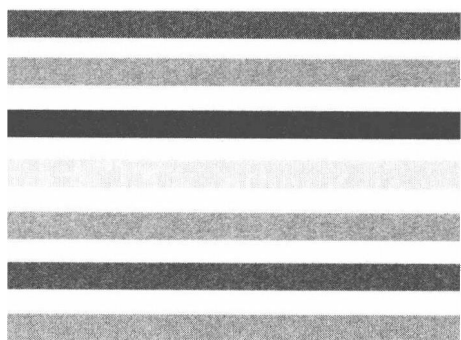
自由议程 / 371

第十四章

金融危机 / 409

后记 / 439

致谢 / 443



DECISION POINTS

GEORGE W. BUSH

第一章

戒除酒癮

“你还记得你最近一次没喝酒是什么时候吗？”劳拉问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她语气冷静而温和。她并不是在指责或唠叨，她期待我能给她一个答案。我的妻子非常善于选择时机，而这次，她又选对了。

“当然记得啦。”我不满地答道。然后我开始回想过去的一周。周一晚，我和几个朋友喝了几瓶啤酒。周二，我用当酒和白兰地酒犒劳了自己——这是我晚餐后的最爱。周三，我把芭芭拉和詹娜哄睡着后，又喝了一些波旁和七七（Bourbon and Sevens）。周四和周五晚上又是两个啤酒之夜。周六，我和劳拉跟几个朋友聚餐。晚餐前，我喝了马蒂尼，晚餐时喝了啤酒，晚餐后又喝了当酒和白兰地。哎呀，我的上一周没及格呀。

于是，我又绞尽脑汁，回想到底有哪一天我是滴酒未沾的。过去几周，过去一个月，甚至更长，我无法想出一天不喝酒的。喝酒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我很容易养成习惯。我从大学起养成了抽香烟的习惯，一直抽了9年，之后我戒了香烟，转而吸鼻烟，又戒了鼻烟，取而代之的是嚼烟叶，最后我又抽起了雪茄。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企图为自己喝酒的习惯做辩解。我比老家得克萨斯州

米德兰的一些酒鬼朋友要好得多，因为起码我白天不喝酒，工作时不喝酒，而且我身体状况良好，坚持每天下午慢跑——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习惯。

后来，我意识到我跑步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健康，也是为了排出体内的毒素。劳拉的这一个小问题却引出了我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思考。扪心自问，我是想把时间花在待在家里陪女儿，还是想在外面喝酒？我是愿意与劳拉一起在床上看书还是愿意在全家人都入睡后去喝波旁酒？我会与万能的上帝越走越近，还是让酒精变成了我的上帝？答案都了然于心，但拿出毅力，洗心革面，谈何容易。

1986年，劳拉和我都迎来四十不惑之年，我们的密友唐和苏西·埃文斯也与我们同龄。因此，我们决定一起去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布罗德莫度假胜地好好庆祝一番。我们邀请了儿时朋友乔·奥尼尔和简·奥尼尔，我的弟弟尼尔，以及另外一个来自米德兰的朋友彭妮·索耶。

正式的生日晚餐是在周六的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大餐，喝了好多瓶60块钱（美元，下同）一瓶的银橡树酒。大家互相敬了好多酒，为健康干杯，为孩子干杯，为在家看孩子的保姆干杯。我们把酒言欢，把相同的故事翻来覆去地讲。后来我和唐认为我们可爱死了，甚至应该挨桌去敬酒。我们喝到三更半夜，花了一大笔钱为全场埋单，然后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觉自己宿醉严重。之后我和往常一样去慢跑，发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都记不得了。在跑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大脑开始清醒了。我生活中的逆流开始聚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祷告上帝能指导我更好地寻求他的旨意。经文的阅读帮助我认清了诱惑的性质，让我意识到对世俗乐趣的沉迷能够取代上帝的爱。我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纵酒——这是自私的表现。对酒的沉迷让我把自己置于比其他人，特别是比我的家人更重要的地位。我深爱着劳拉和我的两个女儿，我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信仰给我指明了出路，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上帝的慈悲助我脱胎换骨。这绝非易事，但在我跑向终点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戒酒！

当我回到酒店房间，我告诉劳拉我再也不沾酒了。她看着我，好像我还未从醉酒状态中清醒过来，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那很好啊。”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以前就谈到过戒酒，但我只说不做。然而这一次，她并不知道我内心已做出了改变——这将使得我永远改掉恶习。

大约5天过后，戒酒的劲头开始减退，宿醉的记忆开始褪去，喝酒的诱惑逐渐强烈。我的身体渴望酒精。我祈祷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抵制饮酒的欲望。作为一种自律的方式，我加快了跑步的速度和距离。我还吃了很多巧克力，我的身体急需糖分，而吃巧克力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满足方式。这又给了我另外一个跑步的动力：保持体重。

劳拉对我的行动非常支持。她感觉到我这次是来真格的了。每当我提到戒酒的时候，她都会督促我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会故意跟她说自己又想喝酒了，就是为了听到她鼓励的话。

我的朋友们也助我一臂之力，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仍当着我的面喝酒。起初，看到别人品饮着鸡尾酒或啤酒会让我很受煎熬。但冷眼旁观他人饮酒作乐时，我意识到以前自己喝酒的时候，样子肯定非常愚蠢。坚持戒酒的时间越长，我的动力越大。远离酒精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我非常乐意保持的习惯。

* * *

在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中，戒酒是其中之一。倘若没有这个决定，这本书中其他的决定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没有我人生前40年的经历，戒酒也不可能成功。我的性格，我的信念，大部分都是在这40年里塑造的。我的戒酒之路充满了挑战、挣扎和失败。爱和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渡过了重重难关，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人是可以变得更好的。我戒酒成功就是这种力量的见证。回首过去，我的戒酒之路意义非凡。

* * *

我是乔治·布什和芭芭拉·布什的长子。我的父亲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场归来之后马上娶了我母亲，然后两人即开始生儿育女。这样的生活轨迹对他们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不足为奇，但在我父亲乔治·H·W·布什的身上，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当珍珠港遭袭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高中生，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他却放弃了象牙塔，选择了在他18岁生日的当天加入了海军航空兵，成为了部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随部队远赴太平洋之前，他与一位名叫芭芭拉·皮尔斯的漂亮女孩坠入爱河。不久之后，他就向他的朋友们宣告他会把这个女孩娶回家。他把芭芭拉的名字漆在了飞机的一侧，时刻提醒自己做出的承诺。

1944年9月的一个清晨，父亲接到任务，飞向日军占领的父岛列岛（Chichi-jima）。执行任务时，他驾驶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被敌军击中，但是他仍坚持飞行，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俯冲——直到他扔出炸弹，击中目标。他大喊着让同伴跳伞逃生，自己也随之弃机跳伞。父亲独自一人漂浮在南太平洋上，看到自己的飞机坐垫漂浮在海上，便朝它游了过去，把它当成简易橡胶救生筏。之后一艘美国潜水艇驶来，父亲获救，随后被告知他可以回家了。但是他仍坚持重返部队。他的任务在1944年圣诞节前结束。1945年1月6日，纽约州拉伊市，在母亲家的教堂里，两人结为伉俪。

“二战”结束后，为了方便父亲进耶鲁学习，我父母把家搬到了纽黑文。在学校里，父亲是一名运动健将——他是耶鲁棒球队的一垒手和队长。每当有父亲的比赛，母亲几乎都会到现场加油助威，即使是在1946年的春天，她已经怀上我时，也坚持去观看父亲的比赛。幸运的是，体育场有一个加宽的座位安置在本垒板后，这是专为前法学教授威廉姆·霍华德·塔夫特量身打造的。身怀六甲的母亲就坐在那里观看比赛。

父亲的学业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参加了父亲的毕业典礼，而在典礼举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打盹。当然，那也不是我最后一次在耶鲁的课堂上打盹。

多年之后，上百万的美国人将听到父亲的传奇经历。但是我从一开始，就用心记住了父亲那些难忘的故事。我儿时的记忆之一便是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翻看相册。她给我看了父亲在科珀斯克里斯蒂进行飞行训练时的照片，大学棒球联赛的技术统计表，以及父亲与美国棒球传奇人物贝比·鲁斯站在耶鲁体育馆投手区的著名合影。我也颇为好奇地看了又看他们婚礼时的照片：一位英姿飒爽的海军军官和他洋溢着幸福笑容的新娘。相册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在太平洋上挽救了父亲生命的橡皮筏碎片。我小时候总是缠着父亲给我讲战场上的故事。但是他不愿意跟我炫耀他的战功，而我的母亲却非常乐意。她非常崇拜父亲，我也一样。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其他钦佩的对象，但是我从来不用去寻找自己的榜样，因为我的榜样就在身边，我是乔治·布什的儿子。

1948年，父亲大学毕业。大部分人以为他会前往华尔街谋求发展。毕竟，他的父亲是一家投资机构的合伙人，事业非常成功。但是父亲想完全依靠自己的

实力打拼事业，于是他和母亲把所有家当装上他们的红色斯蒂贝克老爷车，举家搬到西部。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敬佩他们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我也非常感激他们选择的居住之地。我是在西得克萨斯长大的，这是我的归属感所在。

我们住在工业小城敖德萨，那儿的路铺得不多，但沙尘暴不少。我们一家挤在一间小公寓内，与一两个妓女（有人说两个都是妓女，有人说其中一个是妓女）共用一间卫生间。父亲在一家石油服务公司的基层工作。他的职责包括清扫仓库，给机器上漆。有一次，一个工人问他是不是上过大学。父亲告诉他是的，而且他上的是耶鲁大学。那人愣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没听说过耶鲁。”

在加州短暂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在 1950 年搬回了西得克萨斯。我们把家安在米德兰，每当想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米德兰的生活画面，这里位于敖德萨以东 20 英里。当地没有原产树木。米德兰地面平坦，干燥，多灰，而在地下则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米德兰位于二叠纪盆地，盛产石油。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里出产的石油量占了美国石油产量的 20%。这个小镇上的人们都非常独立自主，拥有进取精神。因此这里的工商业竞争激烈，石油行业尤其如此。但是这里仍给人们一种社区归属感。任何人都有机会在此发家致富，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此一败涂地。我朋友们的父母从事的职业各异。有的做房屋粉刷，有的是外科医生，还有的负责泼水泥。大约十个街区以外居住着一个建筑商——哈罗德·韦尔奇先生。25 年之后，我遇见了这位先生，随后又追求了他美丽的女儿劳拉·莱恩。

米德兰居民的生活非常质朴。我经常和迈克·普罗克特、乔·奥尼尔、罗伯特·麦克莱斯基等一帮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兜风，一起去参加童子军活动。我还曾挨家挨户地敲门，做救生工具的慈善义卖。也会常常和朋友们打上几个小时的棒球，互相击出地滚球和腾空球，直到母亲隔着小院栅栏冲着场上喊我的名字，让我回家吃晚饭。有时候我父亲也加入了我们的比赛，这让我兴奋异常。他反身接上漂球的功夫可是相当出名，这是他在大学里学的一个绝招。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极力地想赶超他，结果却以自己肩膀上伤得青一块紫一块而告终。

少年时期让我感到最引以为豪的时刻发生在我 11 岁那年。有一天，父亲和我在球场上玩传接球。他向我抛出一个快球，我成功接住。“儿子，你技术到家啦，”他微笑着说道，“现在我向你扔球的时候不用顾忌力量啦。”

那段时光是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如果现在让我用一个词来描述当时的生活，那就是“田园般的”生活。每到周五晚上，我们都会为米德兰高中的牛头犬队呐喊助威。每到周日早上，全家人都会去教堂做礼拜。在米德兰，家家夜不闭户。多年以后，每当我跟人谈及美国梦时，我大脑里浮现的就是在米德兰的日子。

但是幸福的生活也有哀痛的时刻。1953 年春天，我 3 岁的妹妹鲁宾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这种癌症在当时几乎是无法治愈的。我父母让她进了纽约市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接受治疗，期盼奇迹能够发生。他们也知道医学研究者将对她的疾病进行病例研究。

母亲在鲁宾的床头悉心照料了她几个月。父亲那段日子就不断地往返于得州和东海岸。我当时就借宿在父母的朋友家里。当父亲在家的時候，他总是一大早就起床去上班。我后来才得知原来他每天早上 6 点半都会去教堂为鲁宾祈祷。

我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告诉我鲁宾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们只是说她生病了，正在东海岸接受治疗。有一天，米德兰萨姆·休斯敦小学的老师让我和一个同学把一台留声机搬到另一座教学楼里。正当我们拉着这台笨重的大机器的时候，我惊讶地看到父亲和母亲驾驶的豆绿色奥斯莫比尔车停了下来。我以为我从窗户里看到了鲁宾的金发。我跑到车边，母亲紧紧地抱住我。我看了看后座，鲁宾不在那儿。母亲小声对我说：“她死了。”在回家的这段短暂的路途中，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在哭泣。

鲁宾的死让我也非常悲伤，但这是一种 7 岁小孩式的悲伤。我很难过是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妹妹和未来的玩伴，我很难过是因为我看到父母如此悲痛欲绝。只有在多年以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理解了我 7 岁时的悲伤和我父母失去爱女后的绞痛之间的区别。

* * *

在鲁宾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和母亲的关系愈发亲密。父亲经常出差在外，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陪母亲上，让她被爱包围，给她讲笑话，逗她开心。有一天，她听到迈克·普罗克特在外敲门，问我可不可以出去玩。“不去了，”我说，“我要和我母亲待在一块儿。”

自从鲁宾离开我们后，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

弟弟杰布，比我小7岁，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婴儿。我的两个小弟弟尼尔和马文还有我的妹妹多萝之后相继出世。我渐渐长大，母亲在我生命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是童子军的妈妈代表，开车带我们去卡尔斯巴德洞穴国家公园，让我们尽情游走在钟乳石和石笋之间。作为少年棒球联盟的妈妈代表，她坚持为每场比赛担当记分员。她带我去大斯普林市最近的医院做牙齿矫正，在开车的路上不忘教我说法语。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两人开车穿过沙漠，我在车里不断地重复着：“Ferme la bouche...ouvre la fenêtre.”要是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能够看到我当时学法语的样子就好了。

一路走来，我继承了母亲的很多性格特点。我们拥有着同样的幽默感。我们喜欢惹对方生气，用来表达爱意，或是用来阐述观点。我们都有着火爆的脾气。而且我们有时候也过于直言不讳，这种性格让我们经常陷入麻烦。在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我曾告诉选民我的眼睛像我父亲，口无遮拦像我母亲。我这么说是为了博他人一笑，但事实也的确如此。

作为乔治·布什和芭芭拉·布什的儿子，我肩负重望，但是他们望子成龙之心并非人们之后所猜想的那样让我备感压力。我的父母从来不把他们的梦想寄托在我身上。即便他们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投球手，或者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者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这个没戏），他们也不会把对我的期许表露出来。他们教子有方，给予我无尽的爱和鼓励，让我独立开辟自己的人生之路。

当然，他们也给我的行为设定了界限，我有时候也会越界，这时母亲就会惩罚我。她会变得非常生气，因为我们性格相似，所以我知道怎么惹她生气。如果我顶嘴，她就会惩罚我。如果她说我骂脏话了，她就会让我用肥皂洗嘴巴。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会去惹她生气。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喜欢另辟蹊径，就好像她作为家长也喜欢寻找自己独特的教子之道。我曾说过，她现在头发花白，我是有责任的，其实这句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真。

长大后，我渐渐体会到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这种体悟越来越深。当我14岁到了当时的法定驾驶年龄的时候，我撞报废了两辆车，但我的父母仍然爱着我；我借了父亲的车开，粗心大意地倒车，结果把车门给撞掉了；我曾经把伏特加倒进鱼缸里，把妹妹多萝的金鱼害死了；有时候我会变得很暴躁、苛刻和无礼——尽管我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父母仍然无条件地爱着我。

他们的爱和宽容深深地打动了我。当你知道你的父母无条件地爱着你时，你就没有理由去叛逆，也不需要惧怕失败。我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享受生活，爱着父母，正如他们爱着我一样。

有一天，我刚学会开车不久，父亲出差在外，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她让我马上开车送她到医院。我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上了车再告诉我。

我驶出私家车道，她叮嘱我开稳一点，绕开地面障碍物。然后她告诉我她刚刚流产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母亲谈论这个话题，也从来没有想过会看到一个胎儿的遗体——母亲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带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这可是一条生命啊，这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

之后母亲住进了医院，被送往了检查室。我在走廊里面来回踱步，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几次从一位老妇身边走过，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亲爱的，你的妻子不会有事的。”

当我被允许进入母亲的病房时，医生说她会好起来的，不过她需要在这里过夜了。我告诉母亲刚才走廊里的那位女士跟我说的话，她放声大笑，笑声和往常别无两样，这也让我能够安心回家了。

第二天，我回到医院接她回家。她谢谢我这么照顾和负责，同时也让我不要告诉其他人关于她流产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的私事。我尊重她的想法，所以我在此书中讲到这个故事也是得到她的允许的。那天我为母亲做的事微不足道，但对我却意义重大，因为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系。

* * *

我在民风粗犷的得州长大，而布什家族的其他成员却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我6岁那年，我家拜访了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生活的爷爷奶奶。我被邀请和大人们一起共进晚餐。为了这次晚餐，我特地穿了一件大衣，打了一条领带。而在米德兰，除了去礼拜天的教堂主日学校，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场合穿过这么正式的衣服。餐桌的布置非常讲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多的勺子和刀叉全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一位身着黑衣、系着白色围裙的女士给我端上来了一碗红色的汤，看上去非常奇怪，汤中间还漂着一点白。我小尝一口，非常难喝。

然后大家都盯着我，等我把这碗美味的汤喝完。晚餐前，母亲曾经告诫过我一定要把东西全部吃完，不能剩，不能抱怨不好吃。但是她忘记告诉厨师，她是用花生、黄油和果酱把我养大的，不是罗宋汤。

父亲给我讲过好多关于我祖父祖母的故事。我的爷爷普雷斯科特·布什身材魁梧，有六英尺四英寸高，笑声爽朗，性格豪迈。他在格林尼治颇有名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人品正直，长期以来担任镇议会主席。他的高尔夫球技出众，曾担任美国高尔夫协会主席，作为参赛选手曾在美国常青公开赛上击出 66 杆的好成绩。

1950 年，爷爷竞选参议员，却仅以 1000 张选票之差遗憾地输掉了竞选，并从此退出政坛。但是两年之后，康涅狄格的共和党人邀请他再次出山。这次，他竞选成功。

10 岁那年，我去华盛顿拜访爷爷。他和奶奶一起把我带到乔治敦的一个聚会上。我在一群大人中间漫无目的地走动，突然，爷爷抓住我的胳膊说：“小乔治，来，我想让你见一个人。”他把我带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面前，他是聚会上唯一一个跟爷爷一样高的人。

“我给你带来了你的小选民。”爷爷对这个人说道，他是爷爷的同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后来的美国总统）。他的大手一把握住我的小手说道：“很高兴认识你。”

祖父有时候也非常严厉。他小时候读书的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按时上学，但不准发表自己的意见”，那种环境对于我这样一个自恃聪明的小话癆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会很快对自己做出纪律要求，并严格执行，我发现他的这个特点是因为我拉了他的爱犬的尾巴之后，他立刻在房间里把我追得四处乱跑。当时，我觉得他非常吓人。但是长大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位外表庄严的老人其实有一颗温柔的心：母亲告诉我妹妹鲁宾去世后，爷爷在格林尼治的一片公墓里挑选了一座非常美丽的坟墓给她，这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当祖父在 1972 年辞世后，他就被安葬在了鲁宾的旁边。

父亲非常热爱和尊敬他的父亲，也真挚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奶奶多萝西·沃克·布什有着天使般的性格。她可能是我见过最甜美的人。我记得小时候晚上睡觉时，她把我放进被窝里，裹好，念完祷告后就挠挠我的后背。她为人非常谦